幸福的童年

1907年8月 10日(清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二),粟裕诞生在湘西会同县伏龙乡枫木树脚村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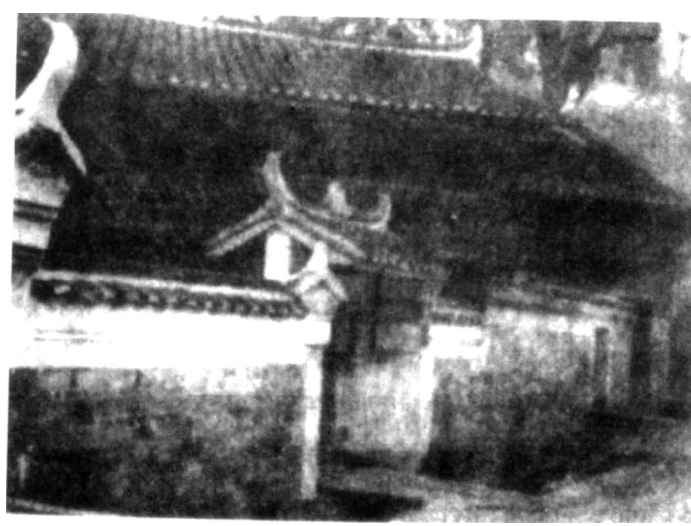
枫木树脚村得名于村里的一片枫树林。粟裕家屋后就有二十多棵枫树，棵棵粗壮挺拔，枝叶繁茂。枫木树脚村有五六十户人家，在当地算得上是个大村子了。

粟裕的家族在当地是数一数二的大户。祖父拥有1000多亩土地，还做木材生意。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，有钱财,就有势力。所以,这家人在当地很受人尊敬。粟裕的父亲是个读书人，终日深居简出，一心研读经史，可是，直到封建科举制度被废除，他也没有考取梦寐以求的秀才。

在粟裕出生的年代,粟家正处于鼎盛时期,房宅建设得宽敞讲究，分为东西两大院落。东院是宽敞讲究的正房,布局紧凑,设计合理,生活设施一应俱全 西院是花厅和附属建筑,院落宽阔,有花廊藤架,曲径绿墙,还有武术校场和打谷场。东院是粟家三代自己居住的地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方；西院用来接待客人和供雇工们 居住，此外，孩子们读私塾、练武术、晚饭后的玩耍，都在这里。粟家的两大院落被一条小溪分开，溪水来自上面的山泉，一年四季潺潺不断溪水清澈见底，一尘不染。小溪两侧种植了橙树到粟裕出生时，橙树已经结果。每年秋季，潺潺的溪水两侧，绿叶掩映下，露出点点金黄的橙子。宅院周围，绿荫如盖。特别是院后面的坡地上，枫树、樟树、古檀树，高大参天、浓荫遮日，给人一种古老森严的感觉



粟裕旧居

粟裕是父母的第三个孩子。他的到来，使家业兴旺的粟家又添男丁，祖父和父亲自然高兴。童年的粟裕，在幸福的环境中长大。生得健康活泼的粟裕，很招大人们喜欢。他从蹒跚学步起，就在两个院子中寻找欢乐，在小径上与哥哥、姐姐追逐，在花草中捉小虫子，在打谷场上奔跑，在练武场上学武术，在客房里听亲友们讲村外的新鲜事情。

童年生活中最使粟裕兴奋的大概就是见到祖父了。正值壮年的祖父经常为木材生意往返于会同县和常德市之间，每次回来，都要给孙子、孙女们带回许多大大小小的礼物，还给爱听故事的小粟裕带回一大堆新奇的故事。每次见到祖父，粟裕总是缠着问这问那。从外面带来的各种消息，丰富了童年粟裕的思想，刺激了他的想象。

粟裕小时候淘气爱动。他家房子之后的一条溪水，虽然只有二三米宽，但水是从后面大山流出来的，清澈冷冽，长年不断。每至夏季，他几乎整天在溪流里游泳、玩耍，有时把竹筏子漂在水面上，他躺在上面，自得其乐。

聪明的粟裕从小就善于动脑筋。跟小朋友们捉迷藏，他总能高出别人一招。比如，他会根据对手的脚步

声判断出他们藏的方向和位置；判断不出时就乘对手不备突然高声喊道“：藏好了没有？”头脑简单的对手会条件反射地回答“：藏好了。”这样，他不费吹灰之力，就把对手抓到了。而他用过的招，别的小朋友再用就不灵了。他不仅玩耍比同龄孩子“计高一筹”，干正事也显得比同龄孩子强。比如，帮助家人或乡邻捉鸡或小猪，这是乡村孩子最高兴的事。别的孩子总是使出全身的力气把猪或鸡赶得精疲力尽才能抓到。而粟裕捉这些小动物用的不是力气，而是脑筋。捉小猪时，他常常把小猪慢慢引导到狭窄处，这样可以轻易把它们捉住。而捉鸡就更简单了，他用抄鱼的抄网，很随便地就可以把想捉的鸡抄到，根本不用把它们追得满院子狂飞乱跑。

粟裕上学之后，在读完先生规定的课程之外，喜欢做手工。他的手很巧，简单的手工看一遍就会。他还自发地把兴趣和对父母的孝敬结合在一起。他学习做木工，最先做成的用具是给妈妈做的“恭凳”。有了这件用具，小脚妈妈上厕所就省了许多力气。后来他又给父母做了抓痒痒的“孝子”（俗称老头乐）。再大一些了，粟裕利用自己的手艺做了竹木梳子送给别人，童年粟裕对什么都感兴趣。他见妈妈常年为做袜底费很多工夫，就学着做针线活，学会了，就给妈妈做袜底。

聪明勤快的粟裕给父母和祖父带来无限希望，他们从童年粟裕身上看到了家业继续兴旺的依靠。如果按照他们的路子发展下去，粟家不仅管理田地有人，而且经商也有了人才。粟家的产业因此会更发达，家业会更兴旺。可是，粟裕在后来的成长中，使粟家的历史拐了弯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慕侠少年

少年粟裕性情随和，好学上进，对长辈尊敬，对家中雇佣的仆人、长工，从不摆少爷架子。不上课的时候，他愿意跟长工在一起，和他们聊天，听他们讲故事。粟裕稍大一些，学会了剃头。他见有的长工头发长了，就在人家愿意的时候，为人家剃头。常年在田里劳动的长工头发很脏，但粟裕从不嫌弃他们。

粟裕最喜欢的一个长工叫阿陀，这个人比粟裕大十几岁。他除了干活勤快之外，还有一个灵光的头脑和一张会讲故事的嘴。他讲的都是行侠仗义、为人间抱打不平的故事。粟裕被阿陀的故事迷住了。一年四季，只要不上学，他就跑到阿陀那里，见阿陀干活，就帮着出力气。干完活，他就缠着阿陀听故事。阿陀有讲不完的故事,他塑造的英雄,能够飞檐走壁,日行千里,还能力敌千斤，战无不胜。这些英雄不仅有无敌的本领，更可贵的是他们把惩恶扬善、杀富济贫、为民除害视为己任。哪里有人间不平，这些英雄就出现在哪里，少年粟裕被

这些故事中的英雄吸引住了。每当阿陀讲起故事，粟裕总是一动不动地在阿陀身旁听着。夏天，蚊虫叮咬，他感觉不到。冬夜，妈妈催促睡觉的喊声他听不见。他把自己融入了故事，边听边暗下决心，将来要作替天行道、专管人间不平事的英雄好汉，这些好汉就是民间所谓的豪侠。

少年粟裕迷上了豪侠，一心想做豪侠式的人物。在阿陀故事的吸引下，粟裕开始习练武术。每天上学完毕，他就在自家的练武场地上舞枪弄棒。没有老师，他就邀阿陀一起练，还互相指点、校正。后来，他又托祖父从常德买来刀和剑，两个人互相切磋着练起来。粟裕从小勤快，不睡懒觉。长工们一大早就起来干活，他也跟着一大早就起来。特别是听了阿陀的故事后，每天一大早起来，他就开始练武术。夏天，闷热难熬，他练得汗流如雨。冬天刮着北风，下着细雨，他的衣服被打湿了，仍练个不停。

在迷恋武术的日子里，少年粟裕充分显示了性格的执著。他的少年时代，火枪在落后的中国已经较为普遍了。一支火枪，可抵10个武士。因此，父辈们只把他练习武术当作强身健体的行动，而没有指望有什么别的用处，所以，不给他请教练。但执着的粟裕，一心想着长大

当豪侠，把练武术看得很重。不管有没有教练，他一门心思地自学起来。听人说练武术必须有功力、特别是腿上要有劲时，他就向人请教，怎样才能提高腿部力量。阿陀告诉他，在腿上绑沙袋，可以提高腿部的力量。粟裕立即自己缝制了沙袋，天天把几公斤重的沙袋绑在腿上，上学、干活、跑步、练武等，都不离沙袋。

为了提高臂力，他还把粗大的竹竿灌满沙子，当棍棒舞动。冬天到来，正是练习骑马的好季节。江南的土地资源有限，有土壤的地方就有人种下了庄稼。尽管家境富裕，粟家也不可能设置专门的练马场。只有冬天到来的时候，田野里的庄稼都收割了，粟裕才真正有了练习骑马的广阔空间。每到这个季节，在枫木树脚村南面的田野上，人们经常看到一个瘦而结实的少年一个人骑马在田埂上奔跑。有时被摔进稻田，滚一身泥巴，他爬起来又骑到马背上。有时被摔在坚硬的道路上，他还是爬起来，一瘸一拐地追上马，又骑了上去。

在是非分明的家庭和正直善良的长工们的影响下，少年粟裕形成了同情乡民，嫉恶如仇的性格。

接受启蒙教育

粟裕的父亲是落第秀才,是比较有知识的旧式知识分子，对粟裕的教育还是重视的。1913 年,粟裕刚满 6 岁，其父就提前把他送到私塾读书去了。他在私塾大约读了二三年的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中庸》及《诗经》。

粟裕读私塾的年代,蔡元培已经开始推行新的教育制度，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纷纷起来创办新式学校，开始新的教学方式，传播新文化、新思想。在离粟裕家的枫木树脚村仅一公里路的村子，就有一座新式小学。那是粟裕的叔叔粟周贞创办的第八国民学校。这所学校不读古老的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,而是开设国文、算术、体操、唱歌、修身等适合于孩子们的课程。粟裕很想到那里去上学。可是,父亲就是死咬着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不放。于是，粟裕常常跑到国民第八学校听讲，看那里的学生们打球、唱歌、做游戏。

有一天，私塾先生又开始在课堂上唱起书来。这时，粟裕挤眉弄眼地跟小同学们打了一下招呼，就悄悄

溜出了教室。同学们一个个跟着出来了。他们一起跑到国民学校，去看那里的孩子们做游戏。私塾先生唱累了，睁开眼一看，堂下一个学生也没有了，他气得毛发倒竖。

孩子们高高兴兴地看了一上午，余兴未消地回到教室，这才发现，老先生正暴怒地手持戒尺，站在教室门口，准备逐个打手心。同学们一个个吓呆了，哆哆嗦嗦地伸出手来准备经受皮肉之苦。这时，粟裕站到老先生面前,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:"是我招呼他们去的,我们没干坏事,要打就打我一个人吧。"老先生毕竟是本家的长辈,他见粟裕如此仗义,又好气又惊奇,最后,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，就拉倒了。经过多次争辩，粟裕获得了胜利，父亲最终同意他去国民第八学校上学了。

粟裕在国民第八学校开始接受真正的启蒙教育。在新式学校里，他学会了算术、识字，还了解了地理和祖国的历史。新的教育，把他带入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境界。后来，由于家人迁入会同县城，粟裕转入了设在县城的会同县立第一高小学习，他在学校里接触到了科学文化知识。这里比国民第八学校开设的课程更全，既有算术、国文,还有自然、天文等科学文化课程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里传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，宣传铲除封建势力、

打倒军阀、扫除恶霸等进步思想。这些思想教育，使少年粟裕耳目一新。他在这里了解了什么是封建、什么是帝国主义列强、什么是被侵略和被压迫。他在这里还了解到中国的状况和民族的危机。从这里，他不仅萌发出对封建势力的抗争意识，而且，还逐渐产生了救国救民的进步意识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摆脱家庭束缚

在粟裕的兄弟姐妹中,粟裕是最聪明、也是念书最多的。祖父和父亲对他继承家业寄予厚望。粟裕上高小后，这种期望就更加强烈。粟裕的哥哥结婚之后，这个大家庭显得更复杂。历来喜欢过清静生活的父亲为了省心就把管家、记账的事务交给了粟裕。当管理家庭大事的担子落到粟裕头上之后，他无忧无虑的少年生活也就结束了。

在封建社会，管家和记账被认为是家中最大的权力。在多子女的家庭，父母把这种责任交给谁，就是对谁最信任。粟裕挑这副担子，引起了嫂子的不满。她似乎在为丈夫，当然也是为自己争夺家庭的权力，经常借故对粟裕指责。年纪尚小、本无心恋家的粟裕对此非常烦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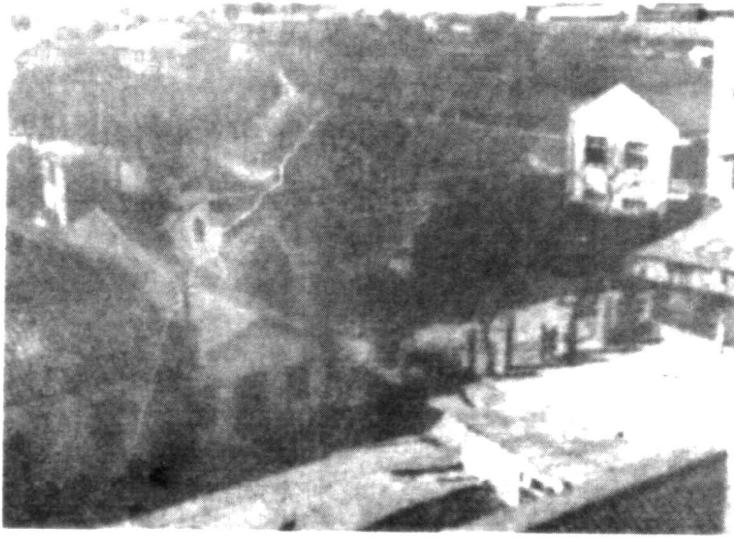
更让粟裕烦心的事还在后头。封建社会,人们都有早婚的习惯。粟裕十五六岁时，父母包办，为他定了一门亲事。对方比粟裕大二三岁，是个深受封建礼教约束

的小脚姑娘。尚处少年的粟裕对这门亲事表示出强烈的不满，一再向父母表示反对。可是，父母坚持他们的意见。在接受新思想中成长的粟裕与家庭的封建意识产生了强烈的冲突。

强烈的思想冲突搞得粟裕无法过平静的生活,更使他失去了往日的欢乐。他有苦无处去诉，冥思苦想着解决的办法。在他即将高小毕业时，传来湖南第二师范学校招生的消息。粟裕立即认识到，这是自己冲出封建樊篱的最好机会。于是，他自作主张报了名。当年分给会同县的名额只有两个，学习特别优秀者才可能考上。

粟裕记忆力好,脑子聪明,在同学中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。考试结果是令人鼓舞的，粟裕被录取了。可是，当他拿着录取通知回到家中告诉父母时，就连慈祥的母亲也不愿让儿子外出念书。湖南第二师范设在常德市，与会同县相距几百公里，十几岁的孩子自己外出，父母无论如何是放心不下的。可是，粟裕的心已经铁定。他拿定主意，要利用这次求学的机会，摆脱封建家庭束缚，冲出封建樊篱，到外面闯天下，要干一番大事业。

开学的日期快到了,父母仍没有答应让他去上学的意思。1924年初，粟裕独自一人悄然离家，奔赴常德市。



粟裕读过书的常德二师（现常德市第一中学）

离家时，他只带了一点干粮和少量的生活用品。在此之前，粟裕还未出过远门，不知道出门该带哪些东西。当他步行 50 多公里来到洪江镇，准备在此乘船去常德时，才发现自己带的钱连买张船票都不够。他只好暂住洪江镇，并从这里给父母发出了求援信，要求父母为他解决去常德上学的路费。

据说，粟裕的信被邮差送到家后塞进了门缝，让家中贪吃的母猪把信吃掉一大块。父母从剩下的部分见到了“讨米也要走”的字样，知道儿子去意已决，再挽留也

不会有什么效果了，就明智地答应了粟裕的要求，并立即写信，让他先回家，凑足路费之后再上路，还派粟裕的哥哥到途中把他迎回会同。回来后，粟裕的父母为他筹足了路费、必要的生活费、足够的行李物品，又摆了酒桌酒席，全家人欢送粟裕外出求学。

当粟裕正式进入省属第二师范学校后，又专门作书一封、郑重提出解除家中为其定的婚约。理由是，此次外出，十年八年不能回家，也许一生不能回家，为了不耽误对方，请求解除这门自己本来就坚决反对的婚约。粟裕终于靠自己的力量，摆脱封建樊篱束缚，走上了自己想走的道路。

当“赤色分子”

粟裕进入湖南第二师范读书时，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，北伐战争即将开始，学校的学潮接连不断。粟裕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会和救国义勇队，受到了锻炼。在这一段时间里，他读了许多进步书刊，开始接受共产主义的学说，目光也开始移向社会。他一改少年时代活泼好动的性格，逐渐变得沉静多思了。当时，常德县工农运动蓬勃兴起，农会、工会已经组织起来。粟裕看到了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，更加坚定他的革命信念。

1926年11月，粟裕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，他积极组织学生运动，并筹钱买枪，准备迎接北伐军。1927年4月12日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，疯狂屠杀共产党人。5月份，长沙的反动军阀许克祥发动了“马日事变”，血腥镇压工农群众。常德男子二师的进步校长被反动派逮捕，西郊农民协会委员长惨遭杀害。一时，常德上空阴云密布。

一天深夜，中共常德特别支部书记李芙召集粟裕等二三十人，紧急讨论下一步的行动问题。有人主张立即调集附近的农民自卫军进城，跟反动派痛痛快快地干上一仗；有的人认为要先撤出城去，另想办法。李芙紧抿着嘴唇，默默地思考着。沉默了一会儿，李芙抬起头，环视了一下周围的每个人，然后猛地站起身来，坚定地说：“必须马上撤出城去！”瞬间，室内的空气像是凝固了一般。紧接着，开始了激烈的争论：“不当可耻的逃兵！同志们的血不能白流！”大家一个个都站了起来，忿忿地抢



被国民党右派抓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